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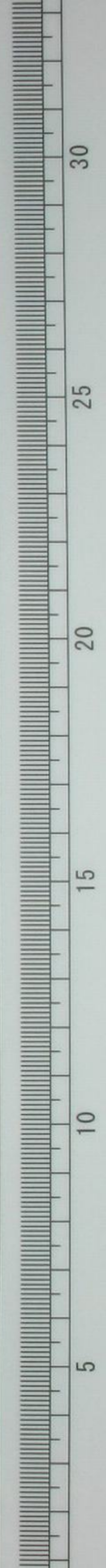


正校

韓非子解詁全書

五

4 13
842
5



113  
842  
5

韓子解詁卷之九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內儲說上

舊注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補索隱明君執術以制臣下私之在已故

七術

舊刊有第三十字連

原注儲說雖於聖人之道不相中然賞信可以鼓舞氣罰  
術而不取其巧同可以得人之情織言可以悟主取其  
大體奇可與管子參觀或曰此連珠演連珠之托始陳  
深曰各段隱括含涵先陳事後貫事實簡約可  
誦以後班固賈逵傳藝為聯珠體則濫觴矣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內儲說上七術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叅觀

叅觀注衆事之端相叅而觀讀如執兩端之端曰注端直也欲求衆直必叅驗而聽觀也非原注刪欲下十一字

曰必罰明威三日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

非旧注專聽一理必有失責下讀一責之也注

守其聽不疑其也旧注疑危而制六曰挾知而問

之論詭而使之下不敢隱情其言或反其此七者主之所用

也

觀聽不叅則誠不聞

原旧注不叅謂偏聽偏聽有門戶所讀言君

儒之夢見寵

原旧注侏儒夢寵言寵有一人煬焉哀公之稱莫

衆而迷

原旧注公言謀事無衆故迷孔子對舉國其黨故齊

人見河伯

讀使見河伯也原旧注齊王尊與惠子之言亡其

半也

原旧注惠子言君之謀事有半疑有半不疑今皆稱不

而江乞之說荆俗也

原旧注荆俗不言人患故

欲治不知

原旧注謂不故使有敵

原旧注故更貴臣妾以敵之彼

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

原旧注雖一市

而察一市之患

參觀一陳章頭下之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

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原注董子至石邑象深與子

產之教游吉也原注法吏以嚴斷增吏疑更故仲尼說隕霜原注

而殷法刑春秋將行去樂池原注將

而行官名也原注趙武靈十一年使樂池送公子職於燕又秦惠

相秦池音他而公孫鞅重輕罪原注不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先

重輕罪原注謂民無由犯重罪也原注是以麗水之金不守

故先重輕罪讀言使輕罪重也原注是以麗水之金不守

水火而獲免者故雖重罪不止也原注積澤

以不行法故也則成驩以太仁弱齊國原注成歡以齊王

增成歡蓋戴驩也原注歡驩慎讀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

也讀言以魏王為必亡其身也原注管仲知之故斷死人

之厚葬不用命者戮其尸原注增嗣公知之故買胥靡原注

當必罰有胥靡逃之以一都買原注

而誅之案之以之間當有魏字

必罰二

賞譽原注重而賞薄而謾者下小用原注賞譽厚而信者下

輕矣其說在文子原注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祥下不可妄為稱若

獸鹿原注獸鹿唯就薦草故越王焚宮室原注焚其宮

以驗人之用命而具起倚車轅原注欲示其信而不欺也李悝

斷訟以射原注射者理也增注善射者合作善中者宋崇門以毀

死原曰注崇門之人居喪而瘠勾踐知之故式怒舊注勾踐知勸

賞式怒以水勇昭侯知之故藏幣袴厚賞之使人為貴諸也舊注拾蠶握鱣而不懼

孟賁專諸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利在故也此得利忘難

古之勇士也是以致之讀此三子言效也其拾蠶握鱣也

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舊注直聽一理不反覆參之則愚智不分

聽之過也不好底殊不知此在七術則不得過也下注皆以

前後博於前則愚智不分故此云一聽則愚智必分責下則

不混散也讀但所引除吹等外皆泛不切未得其解責下則

人臣不參原曰注下之材能其說在索鄭原曰注魏王

故索鄭而合之不思原注魏之索韓素無此理而韓患之

可謂與吹等原曰注混商吹等是不責下故令得參其思在

申子之以趙紹韓魯為嘗試原曰注申子為請其意然後說終

成其私也增申子為趙請兵先令近臣伺主意而後言之荀

論之又秦葉豈敢以疑事故公子汜議割河東

嘗試於王乎注嘗亦試也故公子汜議割河東原曰注韓

以構三國此非計也公子汜激君行令增公子汜議和設兩

端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應侯欲移上黨之兵以臨東陽而

不肯堅執其議因問王曰意如何此皆挾詐為嘗試之說以

愚弄其主者也一聽責下則臣下不得為此行所引事何不

切之而應侯謀弛上黨原曰注應侯謀弛上黨亦非計也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原注謂人數見於君或復久待

意終不敢為如鹿之使人問他則不驚私原曰注謂使此



子之以白馬原曰注謬言白馬以驗左右之誠子產離訟者原曰分離訟者便得兩訟之情

倒言七

右經別本不

傳一注凡九事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休

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讀踐言夢有驗也公曰何夢

對曰夢見寵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

見寡人而夢見寵對曰夫日兼燭天下紘內注燭照也一物

不能當也原注當蔽也人君兼燭國人字故將見

諸本難四不能不能四字擁也增擁同擁也擁君之明故將見

人主者夢見日夫寵一人煬焉列子釋文音揚司馬彪云對

煬貧人則後人無從見矣故後人不可見之煬然也今或者

一人有煬君者乎原曰注此則臣雖夢見寵不亦可

乎出國策衛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原曰注舉事不與衆

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原曰注一人不知則得再

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

軌乎李孫者十三舉魯國讀言盡化為原曰注舉國既化

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原曰注境內之人亦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六

字旧

無一曰晏子旧刊作晏嬰子鳳卿案列子紀消子本書晏嬰

益章曰章子增說誤漢聘魯哀公晏子春秋問曰語曰莫二

人而迷志注晏子名嬰謚平仲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

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

人足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

一言於季氏之私一言同言也增誤讀其言於季

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神水王何不試與之遇乎原

立之焉有間君如趙高等是臣請使王遇之為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國策魏語而惠施欲以齊

荆原旧注以齊荆為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也魏原旧注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偃兵策以魏合於

齊楚案九一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為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為利而

莫為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荆事已

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國

盡以為然惠子因因當作曰策作說不可不察也夫折攻齊

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之

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為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原旧

疑然後謀增呂氏春秋云凡疑也者誠疑讀誠疑句增連下

謀者疑也疑則從事斷義疑也者誠疑十二字為一氣讀

讀疑也者美上句而言為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原旧

疑故謀者而誠能疑之也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注若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七



正文字  
也

誠有疑則半可半不可今一國盡以為可是王亡半原旧注無致疑劫

主者固猶素也或曰亡其半者也原旧注無人致疑則大盜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坐不主與之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

君所魯君賜之玉環王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

豎牛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稱即君曰爾使爾佩之王因

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王於君乎叔孫曰爾子何不見

也豎牛曰王固已數見於君矣山云一無君賜之玉環王已

逐之內出之齊左傳云使拘孟丙居一年豎牛為謝叔孫叔

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

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死旧刊

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車寶空之而奔齊夫

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僂山云當作大僂按僂辱也莊子

此不參之患也出左傳昭二年陳深曰叙事不及左

江乙為魏王使荆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倍曰  
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

然則若白公之亂策注哀十六年楚太子建以讒奔鄭鄭

殺子西得無危乎原曰注不言人惡則曰誠得如此臣免死

罪矣注原注有言不言何罪之有

衛嗣君增注今人表衛嗣君平公漢重如耳見衛君索隱魏

夫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荀子王制注愛重以壅已也乃貴

薄疑說山訓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呂氏春秋衛嗣君欲重

後事衛耶以敵注刊行無之字荀如耳尊魏姬荀子注以耦

世姬荀子注池姬池姓陳有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

壅荀子注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原曰注賤不下偏

上得罪必坐於上注下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謂威權而後

敢相議原曰注今兩受勢重則其益樹壅塞之臣也原曰注

嗣君不壅更甚此嗣君之壅乃始增自此始諸本作始也讀乃

夫矢來有鄉原曰注鄉方也則積鐵以備一鄉原曰注謂

全者也按鄉鄉同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原曰注

故曰鐵室山云室室屋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

傷以盡備之四此以盡敵之也備臣無蒞也原曰注言君亦當

防疑則疑絕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九

龐恭下文作龐敬見魏策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三人

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

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

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

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及竟不得見見魏策新

序雜陳深曰皆言諫罰必而人不犯

傳二原注凡十一事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蓋晉陽行石邑唐文英曰行

山中潤深峭如牆王融策秀才文注引深百仞因問其旁鄉

左右其傍鄉邑在其左右者曰人嘗有人此者乎文選

嘗有對曰無有曰嬰兒秦策注集韻女曰嬰男曰兒吳注釋

故曰癡聾文選注狂悖之人作勃嘗有人此者乎對曰無有

牛馬犬彘嘗有人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曰吾

能治矣使吾法舊刊之無赦文選注引猶入潤之必死也必

也罰則人莫之敢犯也莫敢犯作民何為不治之選注無

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蒞人

夫火形嚴以其猛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子必嚴子之

刑無令溺子之懦故一曰故字子產死游吉不忍行舊刊忍

作肯嚴刑鄭以年相率為盜處於蘧澤左傳昭二十將遂以

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率帥一旦夜而僅能尅之游吉喟

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心不悔至於此矣亦見左傳



尊虞高為大客少客其文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增使字管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為卿相彼不善者我得能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陳深曰言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原曰注今重罪輕輕罪避故能無罪而不生也趙本生也趙本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作重輕罪不來舊注不犯輕自是謂以刑去刑也舊注以輕刑去重刑增當作以重刑去輕刑

上經

荆南之地荀子揚州注灑水之中揚升庵外集荆南灑水今在益劬永昌郡中有金如糖生金人荀子多竊采金采金之

又設  
字日十

禁得批點本禁字句荀注而輒辜磔於市荀子正論斬斷枯也磔車裂也周禮以輻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磔牲也或者枯與輻辜義同歟莊子有辜人謂犯罪應死之人歟辜即枯也又引甚衆壅離離離通設其水也又設防禁壅離人離此文

而人竊金不止荀子注而輒辜磔於市荀子注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原曰注言犯罪者不必一皆得而免脫者則人幸其免脫而輕犯重罪

故今有於此有丁恐曰子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雖予之天下不為也言為政當必罰曰刑脫雖予之三字

迂評不  
賞者正  
所以禁  
賞之

魯人燒積澤昔子注獵而天北風火南倚原旧注火勢南恐

燒國哀公懼自將眾趣也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

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謂獵也樂而無罰救火者苦

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

賞字惠救火者盡賞之云句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原注

行賞旧刊賞作當增猶充也言雖悉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

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闕入禁

子臣聞郊關之內有圍方四十里殺其今未下遍而火已救

矣迂評作下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

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

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

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

薛公讀言優而太不忍於諸田讀言宥太仁薛公則大臣無

重原旧注太仁則縱之驕大者衆必輕之故威太不忍諸田則

父兄犯法宗室亦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

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旧刊內此亡國之本也夫為人

必以仁柔不斷為主德成驩知之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讀言外人亦何如焉對

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讀且將也

安何也言

慈惠成功能對曰王之切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

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

有過好子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不亦

可乎劉頂溪曰言太慈足以取亡迂評同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食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

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讀言布惟之屬軍中以遮敵望者增管子馬其中七其蔽五

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讀言非以

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

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衛嗣君之時增衛葉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

之注魏襄王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衛葉下衛購

其失政廢刑其失政廢刑妻妾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原曰注左氏

左氏中增外儲右人吳起衛左氏中增外儲右人吳起衛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胥

靡可乎王曰讀王指衛君疑君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

亂無大原曰注若不治小者則大亂起也讀言治法不以小

邦惟廣爾惟伊訓爾惟德罔小萬法不立而誅不必原曰注

不誅故曰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

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

百令人表法衛嗣君平公子

評音上有一字

檀漢藝  
文志文  
子手文  
子也非  
田文

原注不取其地舊注徒獻膏靡不取都金陳深曰小有忍則大有所得忍於焚官則有伐與之利忍於損財則有攻亭之奮皆不情按當作八事

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

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老子三章若

如猶似如也如臣者論語如我數年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

原注獸鹿就薦草人臣歸厚賞故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莊子麋鹿食薦管子薦草多行則六畜易繁也注茂草也音子見友又云牛馬之就山藪林澤食薦者注草之美者

越王問於大夫舊刊有種通雅吳越春秋大夫曰吾欲伐吳

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

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恐有

死增山云者死倒讀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

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舊刊作人塗其體被濡衣

水濡衣而被之皆所以防火燒也赴火者舊刊作左三千人右三千人

其軍此知必勝之勢也增墨子昔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訓

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士聞鼓音破

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退之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

不去則甚害田者原注言小亭能為田者去之則不足以

徵甲兵原注亭於是乃倚袁孝政引一車轅於北門之外

而令之曰袁孝政引有能徙此恐脫南門之外

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復賜之如



大夫與卿之同

御覽作北地守人作臣下皆同音標今注問有且字射也作問有

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

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衍大夫二字曰明

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大夫以賜之上田宅人爭

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見呂子慎小

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史記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漢志有李悝三十三篇李悝相魏文侯

富國強兵古今人表李悝為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

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原旧注的所射質中之者勝不中者負

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

善戰射也善巧也

宋崇門巷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宋君以為慈愛於親舉以

為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歿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為

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况君上之於民乎增莊子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

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歿者半矣旧注君而無賞則功不立

越王慮伐吳原旧注欲人之輕歿也出見怒鼃讀謂遇蛙乃

為之式軾同朱熹云式車橫木徙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

有氣故也吳越春秋云越王道見鼃張腹而怒為之式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未有稱吾意者今鼃蟲無知之

物見敵而有怒氣故為之式明年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

之足以勸旧刊人矣人矣原旧注譽於勇一曰越王勾踐見怒鼃

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也士人

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為式况士旧刊人有勇者乎是歲人有

劉龍新論或曰氣或曰氣或曰氣或曰氣或曰氣或曰氣或曰氣或曰氣或曰氣或曰氣

自到歎以其頭獻者訓也故越王將復吳報而試其教軍

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原曰注火雖殺人赴之必得賞故不懼也

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

絕頭剖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况據法而進賢其助功

甚此矣陳深曰好名之人亦可以賞勸張榜曰式怒蛙以

韓昭侯師古曰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

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嘽

一笑舊注必憂其不善勸嘽有為嘽而笑有為笑今夫袴豈

特嘽笑哉舊注嘽笑尚不妄為况弊袴之與嘽笑遠矣吾必

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子也風也

鱷似蛇蠶似蠋郭璞曰蠋似蠶大如指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

而婦人拾蠶渙者握鱷利之所在則說林無忘其所惡皆為

孟賁舊注鱷蠶有利故人握拾皆有益孟賁之

傳四原注凡五事通言魏王謂鄭王讀韓王也韓滅鄭而以

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

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

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增案此條與自氏春秋魏惠

以魏先立之魏王乃止語相類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十七

三國  
別提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

之廩食以數百人原舊注宣王歿潛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

逃一日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巖對曰一

而聽之今按言人々而試之其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十字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

恐君之舊刊有疑已外市也原舊注不則恐惡於

趙乃令趙紹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原舊注許不之

得而知故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德趙之功原舊注請若

功其恩固以成不許終以為之請矣亦不敢許其恩固趙之

所欲也忠言而未申於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

趙卓韓壘曰子皆國之辨士也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

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

大王說三國兵至韓王增當作謂樓緩曰樓緩趙人見後傳

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和何如且與之大費也

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增兼注王何不召公子汜

而問焉王召公子汜公注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

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

城送之原舊注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徒以下作王不講

不講三國入也舊刊作三國也韓秦葉三國攻秦昭九年秦葉三國

攻秦昭九年秦葉三國入函谷增入韓

又曰惜矣吾愛二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入韓增入韓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十八

注文諱湯則國必大舉矣增蘇秦傳索王必大悔王曰

不獻三城也原曰注王必悔若不講之三國而韓國

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為我悔也寧亡三城而無

悔危乃悔寡人斷原注講矣日注言講事斷定增戰國策王

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策云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

三國三國之兵乃退吳注緩之不自言池以兩悔言皆指其

主之術也按三城者武遂與韓封陵與魏齊城與齊武遂封

陵在河東齊城無考圓曰為吾悔也為如字猶若也呂子異

寶列子說符孫叔敖曰為我死王必封汝呂子長見為不能

聽字法同又魯語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晉語為後世之

並訓使也注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原注五邑名斷河內困

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讀言當捨上黨也增

徙之義言在一而已原曰注廢上黨弃一郡而已讀上黨之所

差者弛移通用弛同蓋言與趙以上黨而取其東陽也

見初見秦西周策韓魏易地樊餘謂楚王曰韓兼兩上黨以

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是上黨以臨東陽初見秦則邯鄲口

中虱也則邯鄲危如上黨之兵臨東陽王拱而朝天下後者後

者以兵中之傷也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讀言上黨之

王心也劇言政務煩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原曰注今上黨

多也似為要地矣王曰必弛易之矣注

又煩劇雖欲弛之恐王不聽增奈何問

謂移易其兵以臨

傳五原注凡四事皆用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去之也

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原曰注公大夫亦遣為市者立有間無以

新刊韓非子解詁卷之九 十九

詔之讀言麗敬與大夫同卒遣行原旧注不命卒遣市者以

為令縣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茲旧注大夫雖告以

不敢為茲讀市人皆謂麗敬與大夫相語而大夫雖以實告之亦不信也

戴驪增荀子解蔽注宋太宰夜使人命人曰吾聞數夜有增

史門者謹為我伺之使人荀子注引報讀所命之人曰不見

輶車見有奉筭而與李史語者有間荀子注引刪語李史受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

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原旧注不事於臣之事也求簪三

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悚旧刊懼

以為君神明也山云當作以君為神明

商大宰使少庶子之市秦策高誘注曰顧及而問之曰何見

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

衆牛車僅可以行耳言車衆太宰因誡使者以庶無敢告人

折以吾所問於女九字因召市吏而謂之曰市門之外何多

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言各守其位

兵各訓諸侯沮其處

傳六原注凡五事亦言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金谷世雄

爪與蚤虱之蚤通字又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二十

昭侯

侯以此

此旧刊脱

察左右之臣不誠

旧注判

韓昭侯使騎於縣

讀言命騎士

使者

言所命之人兩使

報昭侯問曰何見也對

曰無所見也

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

左者

唐風鄭箋道左道東也

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

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令而吏不以為事牛馬甚

多人入田中亟舉其數上之具狀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

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

以昭侯為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為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

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不發曲杖甚易得

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

吏乃能旧刊能悚懼其所以君為神明

上皮為縣令其御史

增御史疑御史魏策安邑

污穢而有愛

妾上皮乃使以庶子佯愛之

原曰注佯愛其妾注非

以知御史陰

情

西門豹為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

得之家人屋間

傳

原注凡六事

陽山君相衛

增魏也此時衛削弱屬魏故

使齊韓約而攻衛宋石衛將也皆指魏而言

陽山君疑

聞王

之疑已也乃偽謗穆堅以知之

旧注穆堅王之所愛令偽謗之必憤而言王之疑亡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二十一

淳齒聞齊王之惡已也乃矯為秦使增蓋使其私人以知之

原田注王既不疑秦使必以情告

齊人有欲為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志王知之法

王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為亂也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志出門者何白馬也何白馬猶云誰家白馬也增何

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舊注偽報有自一人志追之報曰有子之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讀別所係之令而無使得通辭倒其

言以告而知之言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

嗣公上文作使人為客過關市屬嗣君關市屬嗣公苛難之

關吏為謂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汝金而汝因荀子嗣公為

遣之關吏乃大恐而以嗣公為明察荀子嗣公為

明察但王世貞送劉憲譏序嗣公使人詐去行金津吏而抵

津吏罪與此文異抑別有見歎

右傳此二刊有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二十二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二十二

韓子解詁卷之九終

金澤 林寬季容書

韓子解詁卷之十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內儲說下

六微旧刊有第  
三十一字

陳深曰此段一句一事如連珠綴玉每句用一而字如  
錢之有負實非此法則事實不能成串也兩漢六朝多用

之評林此六事皆論權  
勢乃韓子所學之原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讀下臣也言  
以權借臣也二曰利異外借言君臣所  
利各異而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讀  
自必借外  
自重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

六微



臣下勢相 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茅坤云是人主之藥石 故臣得

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內外為用則人主遷其說在老

聃之言失魚也趙世楷本注即與不 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

驚懷刷刷一作刷通俗文曰 其患在管僮之諫厲公陳深曰

與州侯之一言讀其言也 而燕人浴矢也事見左

權借一批本無此三字下皆同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而猶云 是以

為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秦策注曰無常 苟成

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妻夫傳作禱祝也 故戴歇議

批本

子弟而三桓劫昭公作劫 公叔內齊軍而翟黃黃傳作

韓兵太宰嚭說大夫種人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

倉規秦楚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暴遺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

人門者 猶水而夷射誅見左傳 公叔內齊軍而翟黃黃傳作

而季辛死舊刊 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剝費無忌極音同 教

邾宛而令尹誅陳轅殺張壽而犀首志被誅 故燒芻廩音

批本

論說文 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

二

今按以當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尸主事也增云尸必反

察之反平反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

其及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秦種貴而廩吏覆被覆也是

以昭奚恤執敗等而僖侯護其次增譙責也次言次當為尚

其次恐不得也文公髮纒灸而穰侯請立帝

有及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

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

子職傳文公子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廩爭而哀侯果遇

賊田常闢止戴驩皇喜敵威權匹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突

之稱二好內外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言太子雖既以母寵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滯察而就靡讀言察滯靡而成就之山藩人主

不察則敵廢置矣敵人廢置吾臣源賴朝奏請廢故文王資

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下象沮甘茂是以子胥

宣言周策注集韻宣揚也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虢亡佯遺書而萇弘

歿用雞豨傳文作豨而鄒傑盡外臣以計除去國賢人也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

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偽得之敵

嗣公賜令蓆

注又入此一條檢前事亦奇

廟攻七

山璠曰若添此章則七微也疑矣蒲阪圓曰八經

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是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亡之道臣憎則起外如眩臣愛則起內若藥與此章語意相類

右經別授

傳

原注凡五事皆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

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

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

賞則臣嚮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嚮之以

為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富懷左右刷孫鑛

也猶以成富得言君懷左右刷見則人為其富况於吏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僮長魚矯原注二諫曰大臣貴重敵

主與主相爭事外市樹黨外利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

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

四

罪之人偏誅而不盡謂誅其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得

問際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子不忍盡也不忍盡也長魚矯對

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言樂書中行偃公不聽居三月諸卿

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增案誅三卿魯成十七年十二月

春止月晉殺其大夫胥僮庚申晉殺其君州蒲晉語長魚矯

州侯相荆貴而主斷楚策注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

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楚策注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

州侯可謂態臣者也注楚襄王侯臣也引此無一左右字山

云楚宣王策江乞為魏使於楚章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

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無有言世無如之圓云左右皆

為州侯匿曰無專決之事也此策臣等之罪免矣以上見內

儲上宣王至襄王間歷威王懷王江乞安得引數十年後襄

王之臣以對宣王哉韓子分為二章近是或曰此策在襄

王時鮑吳諸家失考

燕人無惑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於上男未有室也見

未取妻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

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也惑而易謂病

變易漢王子侯表樂平侯因浴之以狗矢感而易謂病

狂易注病而改易本性也於士李突至張榜曰李突士在內

中閨中妻患之其室婦讀謂其奴之妻也今按男曰曰令公

子指假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

疾走出門李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李曰吾見鬼乎婦

人曰然為之奈何曰取五姓之矢旧注云尿按五浴之李

曰諾乃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原注以喻蒞臣比周而蒙上。

**傳二**原注凡十一事皆言人臣挾外交以自重。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

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以也對曰益是讀若多於此數。子將以買妾

荆王原非欲宦諸公子於四鄰舊刊隣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

四鄰四鄰必重之曰子出者重公子出者重重則必為所重之國

讀其所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使說林上為魯穆公黎且事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戮合也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

制政古字通呂氏春秋羊斟曰昨日之事子為制左魯三桓

偪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

氏之御舊刊有者字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

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

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為一昭公不勝逐之

死於乾侯杜預曰乾侯在魏郡丘縣晉境內也

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得齊之功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

仲也公仲名明史榮名後使齊韓約而攻魏舊本公叔後為韓相國因

內齊軍於鄭也韓也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程璜古令人表作魏王之臣也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

因請為魏王構之也和也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

可昔天以越予吳舊刊予作與下同吳不受今天及夫差讀又報也增今天及

夫差越語令將及此義以報此禍也越世家范蠡自齊與文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燕信亦云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張晏曰狡猶猶索隱曰吳越春秋作郊免戰國策曰東郭逡海狡兔也殺之山云越世家伍子胥傳皆云越王諒大宰嚭越與吳同命按命而滅吳而不取則猶吳違天命存越以取也故曰同命雖書之所謂當理為之慨歎耶然忠臣者憂國不顧身今不滅吳恐吳復報越也通雅文種字子禽吳越春秋呂覽注云文種字禽楚人亦天禍也以吳子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免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

而思越乎言存吳而為越外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

### 殺之越與吳同命

大臣牛趙本主作大成牛讀經作大成牛恐經為是增合作大戊牛韓策作大成牛趙世家成侯種三年大戊午

為相徐注戊一作成希姓錄大戊午戰國策諫趙武靈王備者其後有大祚榮按古今人表作大成午中從趙

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了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故鮮冀國姬姓左傳荀寅曰諸侯方在衛者相中山而善於趙常貫中山不服太史公自序司馬氏其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密

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諷令之攻魏因請行也以自重也舊刊連上章而不別授

宋石魏舊刊衛將也衛君名氏詳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君舊刊作二軍相當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

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也舊刊脫善者相

避也并子章云善我言也今按

自主相魏暴譴相韓姓也秦有暴自主謂暴譴曰子以韓

輔我於魏我請請字以魏待子於韓增禮待之待亦輔字

鮑叔注明能持翼也臣長用魏子常舊刊用韓

傳原注有闕文物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劉子昌三遇

大怒而射姑獲免注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劉子昌三遇

起邾君守門人心生惡害知邾君性急乃覆一盆水於門限

邾君出見問曰此地何濕門人報曰射姑尿之邾君性急欲

取器仗殺射姑顛落火坑墜火而死射姑免歎也山左傳

定二年邾莊公夷射姑事同按班固御飲於王醉甚而

古令人表作夷射姑師古曰射音夜御飲於王醉甚而

即門門者則跪跪即則者名外儲左下則危注則者去行危

跪其名也皆非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也以畫跪當點荀請曰

子日蟹六跪而二蹀注跪足也韓子以跼足為則跪

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增恐曰叱殺次秦策文

信侯叱去曰吳注姚云

曾本叱曰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則跪去退及夷射

去語勝去則跪因槍水即門露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

誰溺於是則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

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魏人獲秦傳魏無外黃濟陽濟陽

君因偽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已王使人問濟陽君曰誰與恨

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左

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李辛與爰騫相怨蓋並中山人司馬喜新與李辛惡因微令人殺

爰駕中山之君以為李辛也因誅之

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增楚葉吳注周紫楚辭說云鄭國之

是善舞故名焉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

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若也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

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舊刊作與鄭袖美女三人

坐袖因先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美女前近王

甚數掩口王勃然怒曰劓之御者恐脫因掄刀掄引而劓美人

一曰此條互與魏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夫人鄭袖知

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為之楚葉

所喜而王曰國策有婦人所事夫者色夫人知我愛新人也

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葉有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

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已為妒也因謂新人曰王甚悅愛子

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

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口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

不已知也言非我王強問之對曰頃常言惡問王臭葉注

有臭疾今按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

從命御者因掄刀而劓美人原注此一段至誅甚強二十八

費無極極音荆令尹之近者也謂近習郟宛新事令尹郟宛

云字子惡焦氏華乘晉郟缺郟古郟字漢有郟正晉有郟超

郟鑿圓云郟合作郟郟缺郟宛與郟姓別趙葉郟疵吳注勅

黎及孫木作郟說苑紕疵姚注元和姓纂郟已姓青陽氏之

後是郟紕紕可混而郟則別也新事云者非必臣之左傳葛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

九



弘事劉文公是也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死甚何不一

為酒其家齊葉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貂勃令尹曰善因令之為具於郟宛

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敬謹山云一敬字先亟

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為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

曰君殆讀殆語辭增逼危也左傳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去之事未可知也令尹

大怒舉兵而誅郟宛遂殺之事見左傳昭二十七年呂子慎行

犀首與張壽為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公孫衍也鮑云犀首官名若今虎牙將軍

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為犀首也乃誅之此云誅之者非殺之行去魏

後相表按上章云因微人殺張壽此其變法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為之請

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

令夜燒芻廄經文廄作廄趙世家孝成王十二年邯鄲廄之名音贈索隱藏芻藁之處王以

為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

以德於濟陽君增德恩也曰臣為其不善君也故為君殺之濟

陽君因不察而賞之官名者不見字疑行曰濟陽君有少庶子者

知欲入愛於君者者字疑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馬梨山石濟

陽少庶子欲以為功入見於君魏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

之山名掘藥也實問君之國君殺之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

齊矣抵至也當也見高紀應劭注此言持魏國陰事及告於齊使濟陽君至罪也臣請刺之君曰

御覽作管  
迂評原字

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傳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陳需

因請為魏王行解之因以刑勢相魏

韓昭侯之時秦種常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句覆考治守廩之吏也

果竊秦種而糶之甚多

昭奚恤之用刑也有燒倉廩舜者按倉廩以茅其其屋舜當作窳窳說文窳也荀子注

令吏執敗茅者而問之果燒也廩燒則其茅多賣

昭僖侯之時古今人表注昭侯懿侯之子鳳卿曰昭僖侯韓昭侯下文作僖侯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令

次而誚之曰若何為置生肝寡人羹中若汝宰人頓首服死

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輟耕錄尚書秦官在殿中主發書故云尚猶主也如尚方尚食等之尚並

淵鑑類  
函若作  
汝作宰  
人曰尚  
以為有  
飲未上  
食宰也

音時亮反後世乃以尚書之尚訛為辰羊反德明亦音平声  
韻書遂兩叙之當從其正義不當從其訛音焦氏筆乘秦置  
六尚又有尚冰尚席皆古  
掌字古字少故多省文  
一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

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

為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文公

之時別刊宰臣上炙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汝欲寡

人之哽耶奚為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

礫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

而貫纒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奉兩手承也炭火盡赤紅

類國炮

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密也微有字倒

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譙之果然乃誅之二曰晉

平公觴客穆天子傳觴而王母於瑤池之上少庶子進炙而

髮繞之平公輒殺炮人母有友令言勿再請炮人呼天呼天窮

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

之利風靡如風靡草言迎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

炭炙之肉紅白炙熟則色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

重睫而視之髮繞多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

有翳憎臣者乎翳蔽殺臣不亦蚤乎蚤早同淵鑑類函翳憎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為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為

東帝而不能成也史表秦昭十九年十月與齊

**傳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后也而欲以其子奚齊代

太子申生因惡申生於君而殺之惡猶言讒也原作患非魯

遂立奚齊為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為後夫人恐因

用毒藥賊君殺之西周策鮑注殺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群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

君而奪之政見魯隱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

分為兩國增難三作公子宰未知孰是說疑云周威王自殺

國分為二豈指此乎或周室衰微史官失載也又

國語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故云太子耶左傳王子朝據  
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與此所說頗亦相類山璠  
云周記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索隱世本名揭桓公  
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于鞮以奉王  
號東周惠公名  
耶豈此事耶

楚成王以商臣為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置立商臣作亂

遂攻殺成王事在文一曰楚成王山云一本商臣為太子既

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未察也乃為其傅潘崇曰為謂通左

奈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芋杜預注成王而勿敬也太子聽

之聽從江芋曰呼杜注發聲役夫罵辭猶後世宜君王之欲廢女

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問能事曰不能能

行乎行去也左傳及旧刊作能為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杜注

評林  
之字

謂大事曰能於其乃起宿營之甲增宿衛太子之營者左傳  
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膳而歿杜注熊膳難熟將有外故不許遂自殺

韓廆相韓哀侯增說林上韓策作韓傀吳注史作韓相俠累

遂乃令人刺韓廆於朝韓廆志君而抱之讀趨君所而遂刺

韓廆而兼哀侯戰國策注兼猶言及旧本侯下有亡字非國

田恒相齊恒常也見左氏常之字曰恒避闕止重於簡公二

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

棄之政一作位非是二柄闕止作宰子

戴驩為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

宋君而棄其政

孤突見晉語曰國君好內讀內女色則太子危好外多嬖人也則相室危

相室見孤憤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

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

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為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不定

與未生同

傳六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間刊間紂而亂其

心增此條亦以陰謀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

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刊有曰以王之賢聖與

國之資厚願當作患荆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

東周策注有言善之也一曰疑脫荆以為外用也謂為敵國之用也

則必誅之此條與秦穆

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史記作錕謂景

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吹毛言易去也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

哀公女樂哀公互作定公以驕榮其意山璠曰榮讀為

家語作榮衆荀子宥坐作營衆注哀公必刊必樂之必怠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

十四

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

六傳定公十年史仲尼世家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左

楚王謂于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于象山云

王策有子象注楚人疑于子字或有一對曰不可也王曰何

也曰甘茂以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史記作之監門也大

不事君小不事家增不以家為事也以苛刻聞天下策刻作

節細茂事之順焉順言不惠王之明國策有武張儀之辨也茂

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策作茂誠賢者也然而非

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滑於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

楚南塞瀨湖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

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王曰相

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于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讀

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亡忘不亦太亟乎旧刊亟下

其忘甚速王曰然則為之奈何于象對曰不如相共立史記共立

策作公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以見愛幸長為貴卿

被王衣舍杜若杜若香草尚書即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

亂秦矣旧注共立一云公子赫策云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

楚國之大利也之相也王相之

吳攻荆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

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增柏舉之

敗囊尾

晉獻公欲伐虞虢原本刪號字今從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

之璧女樂六以榮榮惑其意而亂其政秦策夫晉獻公欲伐

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居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

叔向之讒長弘也為長弘書舊刊移長弘二謂叔向說死權

不亟以兵來因佯遺也棄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長弘

為賈周也乃誅長弘舊本弘下有而殺之三字左傳哀公三

于晉與此再孫鑽曰長弘之死明矣又戲為此說以誤後世

條按趙本增

鄭桓公將欲襲鄭鄭一作先問鄭之豪傑良臣辨智果敢之士

盡與其名姓舊刊作姓名無其字與當作舉載也或曰盡擇

鄭之良田賂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猶偽設壇場郭門

之外而埋之鬻之以雞狗孫本作經文作狗馬之血來索隱

盟之所用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若盟狀鄭

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鄭遂取之

傳七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重於惠

文君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

之魏王舊刊不置魏王二字魏王倘之趙乃輒還無備故被襲有備故

計不用原叙此條於

御覽令上  
有縣字

鄭桓公  
下誤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其言使人陰窺也縣令有發發起

臥蓐言病起也蒲坂圓引墨子城上且發席蓐令相錯發有

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恐非此發蓐之義山番曰王

世負送劉憲謙序夫邑令不具籍籍葦勞士之而席弊甚嗣

公上文作嗣君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老發蓐御覽而

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也近評君何

傳刊有右

傳二字

平維貞  
橘良香  
全校

韓子解詁卷之下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3217